

乡 村 騎 士

維 尔 加 著



文学小丛书

乡村骑士

维尓加著

王央乐译

39



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京华印务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書名929 字数6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50}$ 印张 $\frac{23}{25}$ 插页2

1958年5月北京第2版 1958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2)0.22元

前　　言

乔万尼·維尔加(1840—1922年)，是意大利近代伟大的小說家和戏剧家，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驅。

維尔加青年时期离开故乡西西里島的喀大尼亞，到意大利北部米兰和佛罗倫薩等地学习法律，但不久即轉而从事文学工作。他的早期作品都是描写当时意大利新兴資产阶级的恋爱生活和时髦风尚的，这些作品冗长而枯燥，但也相当地諷刺了資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和虛伪。

維尔加在米兰和佛罗倫薩等大城市度过了十余年生活之后，又回到了故乡西西里，在他的誕生地喀大尼亞定居。喀大尼亞是埃得納火山山麓的一个小海港。当时意大利的西西里島，是欧洲最落后最貧苦的地方。当地的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漁民在封建地主和資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下，生活困苦不堪；农民租了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繳納收成的一半作为地

租，还要受到剥削阶级的帮凶——法官、律师、巡警等等的敲诈勒索。

維尔加生活在西西里，生活在这些他从小就在一起的劳动人民中间，深深地了解他们的疾苦。从此以后，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改变为西西里的贫苦农民，渔民和工人，小手工业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性刻划了这些劳动人民的形象，并且尖锐地辛辣地讥刺了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在这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四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马拉伏里亚一家”（1881年）和“杰苏阿多工匠老爷”（1889年），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1880年）和“乡村故事”（1883年），奠定了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

維尔加的短篇小说文笔简洁，人物性格极为鲜明、突出；故事进展极为迅速，敏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書的七个短篇小說，是从“乡村生活”和“乡村故事”两个集子中选譯的，包括了維尔加的短篇小說的各个方面，題材和風格都是較有代表性的。

译 者

“文学小丛书”第一辑

- | | | |
|-------------|-------|---------------------|
| 1. 詩經選譯 | 余冠英譯 | 23. 伊則吉爾老婆子 |
| 2. 离騷今譯 | 郭沫若譯 | 高尔基著 |
| 3. 賽娥冤 | 关汉卿等著 | 24. 馬雅可夫斯基詩選 |
| 4. 杜十娘 | 馮夢龍原編 | 戈寶权等譯 |
| 5. 呐喊 | 魯迅著 | 25. 烟斗 |
| 6. 女神 | 郭沫若著 | 納吉宾著 |
| 7. 春蚕 | 茅盾著 | 26. 在丛林中 |
| 8. 月光曲 | 田汉著 | 阿拉米列夫著 |
| 9. 李有才板話 | 赵树理著 | 柯諾普尼茨卡著 |
| 10. 王貴與李香香 | 李季著 | 28. 白奴的故事 |
| 11. 买牛記 | 康濯著 | 克里昂加著 |
| 12. 村仇 | 馬烽著 | 29. 狼 |
| 13. 地雷陣 | 邵子南著 | 韓雪野著 |
| 14. 阿細人的歌 | | 30. 一把小麦 |
| 15. 誰是最可愛的人 | 光未然整理 | 普列姆昌德著 |
| 16. 白兰花 | 魏巍著 | 3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 17. 半夜鶴叫 | 喬林著 | 小林多喜二著 |
| 18. 我的師傅 | 高玉宝等著 | 32. 薔薇園 |
| 19. 桥 | 唐克新等著 | 薩迦著 |
| 20. 百合花 | 劉劇德著 | 33. 高利貸者 |
| 21. 五月之夜 | 茹志鶴等著 | 巴爾扎克著 |
| 22. 第六病室 | 果戈理著 | 34. 羊脂球 |
| | 契诃夫著 | 莫泊桑著 |
| | | 35. 云雀 |
| | | 霍萊著 |
| | | 36. 麦琪的礼物 |
| | | 歐·亨利著 |
| | | 37. 西利西亚的纺織工人 |
| | | 海涅著 |
| | | 38. 沉默的村庄 |
| | | 布萊德爾著 |
| | | 39. 乡村騎士 |
| | | 維爾加著 |
| | | 40. 貢勞格英雄傳說(冰島古代傳說) |

“文学小丛书”第二辑

- | | | |
|------------------|---------|----------------------|
| 41. 历史选 | 司马迁著 | 62. 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
| 42. 唐宋传奇选 | |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
| 43. 可爱的中国 | 方志敏著 | 64. 马没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
| 44. 核儿塔 | 殷夫著 |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
| 45.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 | 66. 米基达·布拉图斯 |
| | 胡也频著 | 67. 岩察尔著 |
| 46. 短篇党 | 蒋光慈著 | 68.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
| 47. 赫尔曼·白求恩断片 | | 69. 歌谣选 密茨凯维奇著 |
| | 周而复著 | 70. 七个铜板 莫里兹著 |
| 48. 潘河水 | 阮章竞著 | 71. 丹娜 吉亚泰著 |
| 49. 海员朱宝庭 | 雷加著 | 72. 两田地 泰戈尔著 |
| 50. 新的家 | 艾蕉著 | 73. 我不能死 钱达尔著 |
| 51. 童话的时代 | 华山等著 | 74. 卡里来和笛木乃伊本·穆加发著 |
|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 杜鹏程著 | 75. 虹 奥麦尔·麦斐丁著 |
| 53. 典型报告 | 李德复等著 | 76.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
| 54. 汽笛(工人诗歌120首) | | 77. 钢花 安德烈·斯梯著 |
| 55. 井岗山上的故事 | 朱良才等著 | 78. 我的苏联兄弟 邓洪等著 |
| 56. 潘虎 | | 79. 我的兄弟 保尔·蒂雅著 |
| 57. 我的一家 | 陶承著 | 80. 故坏了他的赫德莱堡的人 黄明等著 |
| 58. 倔强的红小鬼 | | 81. 伐木者,醒吧! 麦克·吐温著 |
| 59. 红色歌謡 | | 82. 逃婚调 徐琳等搜集整理 |
| 60. 逃婚调 | 徐琳等搜集整理 | 83. 伐木者,醒吧! 弗雷达著 |
| 61. 牛郎织女笑开颜 | 金芝著 | 84. 汗和鞭子 胡康著 |

目 次

乡村骑士.....	1
红发小鬼.....	14
神甫.....	39
堂·利岂烏·巴巴.....	55
母狼.....	67
牧人犹里.....	76
隨想	128

乡村騎士

南茜亞老大娘的兒子，都里杜·瑪卡，當兵回來了。每逢星期日，他就在村里的廣場上閒蕩；頭戴圓形紅色軍帽，炫耀着他這身貝爾沙利埃里❶的軍服，使人看了，簡直以為算命先生本人帶着金絲雀籠子到這裡來擺了攤子。去做弥撒的姑娘們謙卑地把鼻子縮在頭巾裡，這樣偷眼瞧着他；孩子們唧唧喳喳地把他圍住，象一群蒼蠅。他帶回來一只烟斗，斗上雕着國王騎馬象，簡直活龍活現；他要在褲子背後擦火柴的時候，就翹起一條腿，彷彿要踢人一脚。

但是農夫安其洛的女兒蘿拉，對這一切却没有一點表示，不論在做弥撒的時候或是在自家的陽台上；原因就只為了她和利柯迪亞的一個車夫已經訂了婚，終身已定。這個車夫專應承包活兒，既里自備

❶ 貝爾沙利埃里(Bersaglieri)，意大利阻擊兵团名称。

四头漂亮的苏尔蒂諾驃子。

都里杜起先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啊，天哪！他又
是咒罵又是发誓！——他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那
个利柯迪亞的家伙！他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可是他却什么也沒干出来，只是跑到那个美人兒的
窗底下，把他想得起来的那些輕蔑的歌一枝枝地唱
个不休。

“难道南茜亞老大娘家的都里杜再沒有什麼旁
的事兒可干，就只会每天晚上象只孤单的麻雀那样
唱歌嗎？”邻居們說。

后来，当蘿拉去朝拜受难圣母回来的时候，都里
杜終于撞見了她；然而她見到他时，却連正眼也不瞧
他一下，就象这件事跟她毫不相干似的。

“难得見得到你啊！”他对她说。

“你好，都里杜！人家告訴我說你月初回來了。”

“人家告訴我的可不止这一点！”他回答，“你真
的要和阿尔斐奧結婚了，就象包他的車那样嗎？”

“憑着上帝的意思，是的。”蘿拉回答，一面扭着
下巴底下的头巾角。

“这里面上帝的意思多着呢！你倒会自圓其說！

我竟然会打这么老远的地方回家来，听这样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上帝的意思。不是吗，蘿拉？”

这可怜的人象裝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色，但是他的声音却变得沙哑了。他跟在姑娘后面走着，軍帽的流苏在肩膀上淒凉地前后晃蕩。說实在話，姑娘看見他的这副苦脸，心里也委实很难受，可是她不忍心用虛伪的諾言来使他高兴。

“听着，都里杜，”最后她对他說，“讓我赶上去和別人走在一起。你想，人家如果看見我和你在一起，他們会怎么說呢？”

“你說得对！”都里杜回答，“現在你快要和阿尔斐奧那家伙結婚了，他既里自备四头驃子，讓人家說閑話是不行的！不象我那可怜的老母，当年我出外当兵，她只好把我家那头栗色驃子和那塊葡萄园卖掉。——啊！蓓莎當門紡紗时，良辰美景已消逝！——你已經忘掉当初我們怎样常在院子里的窗戶边一起談心，在我出发前你又怎样送我那条手絹，——天知道我在那上面流了多少眼泪；我去的地

● 意大利諺語，意謂：“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方那么遥远，差不多連家乡的名字都記不得了。——好吧，那么再見，蘿拉！一度打得火热，后来雨过天青，而你我之間也从此一刀两断！”

于是蘿拉小姐就嫁給了車夫。下一个星期日，她端坐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双手摊开，放在肚子上，讓人家来看丈夫給她的这些粗重的金戒指。都里杜还是来回地徘徊，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来回地徘徊，嘴里叼着烟斗，双手插在口袋里，表示他滿不在乎；而且他还和所有的姑娘挤眉弄眼。但是他想起了蘿拉的丈夫居然有那么多的金子，想起了自己走过的時候她假装不看見，就不禁心痛如絞。

“我在完蛋之前，先得給那个賤貨一点顏色看看！”他自言自語地說。

阿尔斐奧屋子的对面，住着种葡萄的农夫柯拉；人家說，他富得象只猪，而且手头还有个待嫁的閨女。都里杜想了些办法，使得农夫柯拉雇用了他，帮忙种葡萄。于是他就在屋子周围轉来轉去，对姑娘說些甜言蜜語。

“为什么你不到路对面去，把这些甜蜜的廢話对蘿拉夫人說說？”桑塔姑娘反問他。

“蘿拉夫人自以为了不起。蘿拉夫人嫁給了傻瓜老公，真嫁了！”

“那么我連一个傻瓜老爷都配不上，是嗎？”

“你抵得上二十个蘿拉。我知道，有人只要有你在身旁，就不願把蘿拉看上一眼，甚至連她取名的聖者也不願一看。蘿拉夫人还不配替你拿鞋，不配！”

“啊哟！这是酸葡萄，狐狸抓不到它，就是这么說的——”

“不，他不是这么說的。他說：‘啊，我的小草莓，你才是甜的！’”

“喂！別动手动脚，都里杜！”

“你怕我吃了你嗎？”

“我不怕你，也不怕創造你的上帝。”

“哎，你的母亲是一个利柯迪亚女人，我們都知道！你的脾气再好不过。啊，我真能用我的眼睛吞了你！”

“好，那就用你的眼睛吞了我吧；別說廢話了！你还是把那捆柴禾替我拿起来吧。”

“为了你，我会把整座房子都拿起来的，真的。”

她要遮掩滿臉的羞紅，把手里的一根木柴順手

向她擲去，可是說也奇怪，竟沒有打中。

“我們趕緊些吧！老是这么說話，我們要捆不好柴禾了。”

“如果我有錢，我要找一个象你这样的老婆，桑塔小姐。”

“唷！我不会象蘿拉夫人那样，嫁給傻瓜老爷的；然而只要上帝給了我合适的人，我也不会空着手去的。”

“啊喲！我們知道你是够有錢的，我們知道这个。”

“要是你知道这个，那就赶快点儿；我的爸爸馬上要来这兒，我不願意在院子里被他撞見。”

她的父亲已开始不滿意地皺眉头了，但是姑娘却假装不看見。貝爾沙利埃里軍帽上的流苏不停地在她眼前晃蕩，已經打动了她的心。后来她的父亲把都里杜赶出了門外，她就为他打开窗戶，站在那里整夜整夜地和他談話，直到所有的邻居都說起閑話來了。

“我被你迷住了，”都里杜說，“我吃不下也睡不着。”

“有你說的……”

“但願我是維克多·愛麥虞限[●]的兒子，那么我就能娶你了。”

“有你說的……”

“啊，我的聖母，我能把你象面包一样吞下肚子！”

“有你說的……”

“噢，我對你說，這是真的！”

“哎，媽喲！媽喲！”

蘿拉躲在她窗口的一盆香草花后面，每夜每夜这么听着，浑身一陣冷一陣热。有一天，她招呼他：

“原來是这么回事啊，都里杜？老朋友見面就不再說話了嗎？”

“哪兒的話！”都里杜叹了口气說，“誰能够跟你說上一句話，也可算有福气的了。”

“你假使要和我說話，我住在哪里你是知道的。”蘿拉回答說。

都里杜就去和她說話了，去得那么勤，桑塔当然

● 維克多·愛麥虞限 (Victor Emmanuel, 1820--1878)，意大利國王。

注意到了，于是对他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这个貝爾沙利埃里走过的时候，邻居們都互相会意地点头，脸上还挂起一抹微笑。蘿拉的丈夫正出門在外；他带着驃子，从这个市集到那个市集地奔走。

“我想星期日去做忏悔。昨天晚上我夢見了黑葡萄①。”蘿拉說。

“啊，还早呢，还早呢！”都里杜求她。

“我得去。复活节已經近了，我的丈夫回来会問我为什么还没有去做忏悔的。”

“啊！”农夫柯拉的女兒桑塔低声嘀咕着——她跪在忏悔室門口，等着輪到她；忏悔室里，蘿拉正在大大地洗除她的罪孽——說：“我想要把你送去贖罪的地方还不是羅馬呢；不是的，我发誓說不是的！”

阿尔斐奧大爷牵着驃子回来了；他带回来滿口袋的錢，还有一件講究的新衣服，作为給妻子过节的礼物。

“你带礼物送給她，这做得很对，”他的邻居桑塔對他說，“你不在家的时候，她替你的家門增添了光

① 意大利风俗，認為这是一个恶梦。

彩。”

阿尔斐奥大爷是一个歪戴着帽子在牲口旁边神气活现地行走的那种车夫；因此，他一听见自己的妻子被人这样议论，面孔刷的一下发了白，好象挨了一刀似的。

“老天！”他叫起来，“如果你看到的比实际发生的多了一点儿，我是不会让你留着你的眼睛来哭泣的；无论是你，或是你家里的人，都一样。”

“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桑塔回答，“甚至我亲眼看见南茜亚老大娘的儿子都里杜黑夜爬进了你妻子的屋子，我也不曾哭。”

“好！”阿尔斐奥说，“我十分感激！”

现在猫已经回来了，都里杜白天不再在那条小街上晃荡，他只是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在酒店里消愁解闷。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傍晚，他们正围着桌子上的—盘香肠，吃得正香，这时候阿尔斐奥进来了。都里杜从他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模样上，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就放下叉子，搁在盘子上。

“你找我有事吗，阿尔斐奥？”他问。

“没有什么要紧事，都里杜。我好久不看见你